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晉紀十六（起咸康四年盡咸康七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下

戊戌咸康四年（趙石虎建武四年成改號漢李壽漢興元年代拓跋什翼犍建國元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水經曰清河東北過漂渝邑入于海注云漂渝故城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城土地記曰勃海郡高

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渝東臨巨海民咸煑鹽爲業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帥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遼　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鬭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事見上卷咸和九年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眾追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按水經註金臺在涿郡故安縣有金臺陂臺在陂北十餘步即燕昭王築以事郭隗之臺時百姓饑儉軍供有闕虎大怒范陽太守慄怖避匿郡功曹李積時方弱冠挺身謂虎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閒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惟爲國亦自求衛即使身膏草野猶甘

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行菜色困斃力屈無所取濟遁騰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綽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乃遣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五代志北平無終縣有燕山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徐無縣屬北平郡其地在唐薊州玉田縣界段遼以其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豪大猶言豪帥也是時東北夷率謂主帥爲大部帥曰部大城主曰城大是也乘令支奔密雲山水經注密雲戍在奚鎮東南九十里鮑邱水逕其西唐檀州治密雲縣西南去范陽二百里又據晉紀云遼奔於平岡密雲山在漢平岡縣界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羣諶悅奔令支見九十卷元帝大興元年虎遣將

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眞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于司雍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爲奴虜走今爲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卽拜北平太守 夏四月癸丑以慕容皝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內外洶洶道路以目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

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力弱不能積年不除喪壽旣與期有隙懼不自全乃數以禮辟壯壯雖不應聘而恐其見害必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爲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詐言期欲取壽以怒其衆其衆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爲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爲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遣尚書令王瓌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

等憸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邛都縣屬越巂郡）追諡戾太子曰哀皇帝羅恆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稱帝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母昝氏曰皇太后立妃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皇太子更以舊廟為大成廟（舊廟祀李特李雄者也雄國號曰大成壽改曰漢故以特雄廟為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更易以董皎為相國羅恆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

守任調爲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爲西夷校尉從子權爲甯州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疏斥六郡士人與李特兄弟同入蜀者　邛都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爲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諡曰幽公葬以王禮　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天文志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也　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

於趙彌兒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甯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帥眾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泳皆釋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謂伺間出擊以求利也）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眾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

自強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眾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強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瞻內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虎還鄴以劉群爲中書令盧諶爲中書侍郎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

西平郡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燕王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燾常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驪皝賞鞠彭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衆功曹劉翔爲之申理多所全活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國急皝將乘之以亡而馬輒悲鳴踶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

伐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未幾虎果奔退皝益奇之至慕容儁之光壽元年此馬已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衰儁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寫其像親爲銘讚鐫勒其旁像成而馬死　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　趙太子宣帥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趙司隷請坐守宰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己之意邪司隷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白衣領職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帥衆戍長安二歸亦石氏之族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追廣至鄴殺之　乙未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

爲司空六月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允賈甯等多不奉法又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時人謂之雷尚書大臣患之陶侃向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庾亮與郗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敝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惟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習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

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公與下官莅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其起兵廢導鑒又不聽堅旋入朝欲苦相規誡導知其意每引作他言鑒歸還鎮故命駕詣導導翹須厲色以待之鑒既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導即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鑒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鑒晚節好談既雅非所長而甚矜之故導以是塞其語南蠻校尉陶稱侃之子也以亮謀語導或勸導可潛稍嚴以備不虞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所稍嚴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征西參軍

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之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盛楚之孫也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導以江夏李充為丞相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以為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將寄責於聖人而遣累乎陳迹也凡人見形者眾及道者鮮逐迹逾篤離本逾遠故作學箴以祛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

以李閎爲荆州刺史鎭巴郡閎恭之子也恭李勢之弟見八十四卷惠帝永寧元年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二州謂梁益也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荊邯王元田戎延岑皆羈客也劉備在蜀楚士多貴龐統黃忠董和劉巴馬良兄弟向朗父廖立李嚴楊儀魏延蔣琬費禕董允等皆楚士及吳鄧西伐吳鄧吳漢鄧艾也舉國屠滅羇分客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爲劉氏守令方仕州郡會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舉國奉晉爲義舉晉加以寵秩則主榮臣

顯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法正勸劉備以取成都壯亦教壽取李期故論者以比之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爲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慚秘而不宣　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誅顏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任后雄之正室也壽以任顏之反必以立諸甥爲主故盡誅雄諸子以絕人望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馮懷字祖思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含字宏都琅邪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

中得疾就醫於外而死於醫家家人迎喪而旐每繞樹不可解引
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
活愼無葬也其父視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
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
言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尙少乃慨然
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而負死
者乃共開棺見死者以手刮棺指甲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
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舉家營視頓廢生
業雖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
有三年而畿竟不起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
每日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須髯蛇膽尋求

備至而無得含憂歎累時嘗晝日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爲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目即愈由是知名旣登仕路澹靜自處不妄與人友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淸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生而奇偉寬仁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時爲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以鎭衆望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爲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卽代王位於繁畤北補註時年十九改元

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猗盧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拓跋氏寖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眾務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新唐書西域傳曰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之破落那去長安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眾數十萬人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眾三萬迎之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水經注安州東有武列水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

藏水西南流而東藏水注之水出東溪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魏收地形志曰皇興二年置安州統密雲等郡隋廢郡爲密雲縣唐爲檀州治所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皝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裕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人無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至是歸皝皝甚器重之而裕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有若布衣士大夫有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以待之是以所在

推仰范陽盧諶每稱之曰昔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也趙王虎聞麻秋敗怒削其官爵

乙亥咸康五年（趙石虎建武五年漢李壽漢興二年代什翼犍建國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　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岳將兵擊漢寧州漢建寧大守孟彥執其刺史霍彪以降　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為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為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西陽太守翼為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邾城在江北漢江夏郡邾縣之故城也楚宣王滅邾徙其君於此因以為名今黃州城是也西陽縣漢屬江夏郡魏分屬）

弋陽郡晉惠帝分弋陽爲西陽國江左廢國爲郡以建威將軍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半洲在江州界康帝時褚裒爲江州刺史鎮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爲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夏四月執漢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奕爲鎮東將軍代閎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

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咸和八年虎殺石生九年取郭權並見上卷）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爲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胡嘗攻襄陽不克謂咸康元年石遇攻桓宣於襄陽不能克）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如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桓宣爲平北將軍）所爭者疆埸之事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

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當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擧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爲其用補註石恢鎮兗州石朗鎮洛陽石生鎮關中皆爲虎所殺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廬胡來攻故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左傳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旣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及我未陳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士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燕前軍師將軍慕容評廣威將軍慕容軍折衝將軍慕輿根盪將軍慕輿泥襲趙遼西俘獲千餘家而去趙鎮遠將軍石成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追之評等與戰斬晃支首　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參合縣前漢屬代郡後漢晉省東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參合縣屬焉水經註參合陘在縣西北俗謂之倉鶴陘議都灅源川築城郭起宮室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爲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卒

難遷動乃止代人謂他國之民來附者皆爲烏桓什翼犍分之爲
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犍求昏
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
建天子旌旗　庚申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導字茂宏光祿大夫覽
之孫也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
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及長與元帝爲布衣交帝之徙鎭建業皆其
謀也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號爲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
之蕭何也導性儉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
餘蘇峻之平也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乃與
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
出賣端至一金國用少給然性頗懦內以夫人曹氏性妬乃密營

別館以處眾妾兒女嵗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導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謨聞而笑之乃故詣導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導謂信然自敘謙志謨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慚怒謂人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游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克兒也明帝常函詔與庾亮信誤致於導導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時導居冶城故云導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導自漢魏以來羣臣

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導輔相三世而倉無儲粟衣不重帛及薨喪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子之禮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爲丞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固辭辛酉以充爲護軍將軍亮弟會稽內史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並參錄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爲賢相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宏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

冰曰元象豈我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言矯前之繁細而流於寬縱急違於正道也復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為司徒　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此又一劉遐也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蓋時議欲徙京口之鎮渡江而北故鑒云然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即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假節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心稱疾

去職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才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爲從
事中郎鑒亦不應及京師不守盜賊蜂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
人張寔先求交于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
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午
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歸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
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
以君賢者欲相共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
著兩頰邊還吐於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
令鑒之薨也翼追撫養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左衛將
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壽陽即壽春晉避鄭太后諱改曰壽陽自祖約之敗爲趙所據）
蔡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此[illegible]邪郡古琅邪郡）

道既敗謙於彭城下遂又得壽春故自壽春至瑯邪城壁相望甫
瑯邪在江乘之蕪湖上渡江而西歷合肥至壽春皆晉境道
未能置
城壁也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
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
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戰國策白起曰楚王
恃其國大城池不修又無守備故起得以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
梁焚舟以專民當是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
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
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項羽焚舟部沈船以救鉅鹿事
也見八十卷秦二世三年韓信
背水事見九卷漢高帝三年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
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
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左傳晉中行桓子帥師與楚戰於邲
楚人車馳卒奔乘晉師桓子不知所
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
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

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惟非策之長者也乃止時趙王虎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詔遣龍驤將軍徐元等守中洲幷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千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酬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為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勞百戰之餘不可不報詔聽之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

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荊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水南爲陰卽沔南也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水經注淝水導源巢湖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左會清溪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源白石山西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羅銘初寶在武昌有一軍人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尺放諸江中邾城之敗放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水中如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放白龜也送其人至東岸時同赴江者共五六千人惟此人得免夔安進據胡亭續漢志汝南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春秋胡子之國也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

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賢曰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水經注沔水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於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鎭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鎭蕪湖　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鎭令支令音鈴支音其農帥衆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燕王皝以榼盧城大悅綰爲禦難將軍水經註曰濡水清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榼倫水授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

棄城走綰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綰身先士卒親冒矢石緄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遣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　漢主壽疾病羅恒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舍人杜襲（存疑杜襲十六國春秋載記俱作龔壯）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應璩魏人有文名）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皝擊高句麗兵及新城（新城高句麗之西鄙西倚傍山東北接南蘇木底等城）高句麗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其子恪霸擊宇文

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十二月丁丑趙太保桃豹卒　丙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爲侍中司徒　漢李奕寇巴東守將勞揚敗死

庚子咸康六年（趙石虎建武六年漢李壽漢興三年代什翼犍建國三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笑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爲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時王敦在蕪湖元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及其薨也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初亮所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

之亮曰暴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哉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
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往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
甚厲乃是亮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
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諸人談詠竟坐甚坦率行
己皆此類也長子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
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
亂遇害　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爲中書令庚戌以南郡太守
庾翼爲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
節代庾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
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隱士郭翻嘗乘小舟從臨
川歸武昌省墓翼躬往候之以其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

以鄙賤而辱臨之則此固野人之舟也翼遂俯屈入其舟終日而去人更多翼之度　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爲侍中司空　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臥自便利（便溲也利下泄也）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往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他國常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爲之造可手弓矢（可手便手也言惟翰手可用耳）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馬無復還理吾鄉日陽愚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爲相逼自取

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李陵與蘇武詩恨恨不能辭呂向註曰恨恨相戀之情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者汝可避不中者可來前也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孔穎達曰謂進劍者左首首飾拊環也少儀曰澤劍首鄭云澤弄也推尋劍刃拊不容可弄正是劍環也又云刀卻刃授穎鄭云穎鐶也鐶與環同近騎散走就閣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庚辰有星孛於太微晉書天文志曰太微天子庭也五帝坐也十二諸侯府也　三月丁卯大赦　漢人攻拔丹川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皆死五年孟彥以建甯降丹川當在建甯界　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喜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使於趙龔壯諫不聽壽大修舟艦繕兵聚糧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為舟師大閱於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

南之志解思明諫曰我國小兵弱吳會險遠圖之未易壽乃命羣臣大議利害龔壯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虔號之事已然之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皆以壯言為然壽乃止士卒咸稱萬歲龔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以明臣節壽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趙尚書令夔安卒　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水經註濡水東南過遼西海陽縣又逕牧城南分為二水北水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魏太祖征蹋頓所導也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

至白狼（白狼縣漢屬北平郡晉省水經注白狼水出白狼縣東南北逕白狼山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又北逕黃龍城東又東北出東流爲二水右水即渝水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爲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於遼）大興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皝謂諸將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冬十月皝帥諸軍入自蠮螉塞（自龍城取西道入蠮螉塞）襲趙戍將當道者皆禽之直抵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燕兵進破武遂津（武遂縣前漢屬河間國後漢晉屬安平國時屬武邑郡易水逕其南曰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石光坐懦弱徵還　趙王虎以秦公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啟白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

在親勝不當豫政庶人遂以豫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中謁者令宦官也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使典機密虎既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已下率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睕音碗目深貌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燕公斌督邊州亦好畋獵常懸管而入管者城門之管鑰也斌欲便於出入故常懸管征北將軍張賀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之使主書禮儀持節監之自東漢以來尚書諸曹各有主書蓋吏職也至齊梁之閒其職任甚重禮姓也儀名也斌殺儀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帥騎追斌鞭之

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信十餘人　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於趙表辭蹇傲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爲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爲二建業復延數年之命矣且勝之不爲武不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若彼改圖謝罪率其臣職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乃止璞苞之曾孫也石苞事晉文帝武帝功參佐命　初漢將李閎爲晉所獲逃奔於趙漢主壽致書於趙王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今李閎以死自誓曰苟得歸骨於蜀當糾帥宗族混同王化若其信也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卻一前一卻猶今人言心不進退也不過失一亡命之人於趙何損李壽既僭大號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取誚戎狄不若復爲書與之會挹婁國

獻楛矢石砮於趙（挹婁古肅愼氏之國也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取以爲砮杜佑曰挹婁國在不咸山北去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地險多山人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所謂石砮也其取石也必先祈神楛木名似荆砮矢鏃也○楛音戶砮音弩）波因請以遺漢曰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李閎歸厚爲之禮閎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羯音竭）虎聞之怒黜王波以白衣領職

前著作郎陳郡王隱上晉書隱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與丞相軍諮祭酒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道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

才所能立君少長皇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
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
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
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强不息況國史
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
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才堪史官太興初召隱及郭璞俱爲著
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
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幷借隱所著書竊寫之
所聞漸廣自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
以斥隱隱竟以謗免歸家貧無資用書不能就乃依征西將軍庾
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至是詣闕上之

辛丑咸康七年（趙石虎建武七年，漢李壽漢興四年，代什翼犍建國四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由是改柳城為龍城縣）。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冑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眾，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謂徙遼西之民也。魏郡、陽平、廣平為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

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衽矣（左傳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其臣寒浞殺羿而滅夏后相后緡逃歸有仍生少康靡奔有鬲氏自有鬲收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齊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晉文公勝楚於城濮皆率諸侯以尊周室）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兇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眾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宏（彧郁通姓也）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

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事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元年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鎮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卻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宏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雪恥冰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丑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備物者車輅旂章弓矢鈇鉞之類典者常法也策者簡書也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

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爲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江水別爲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慚詔遣兼大鴻臚郭悕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馮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

月丁卯葬恭皇后於興平陵　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時王公庶人多自北來僑寓江左今皆以土著爲斷著之白籍也白籍者戶口版籍也宋齊以下有黃籍）　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爲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晉制王國置典書典祠典衞學官令各一人典書令天朝吏部尚書之職）中尉鄭林爲軍諮祭酒　八月辛酉東海哀王沖薨（沖後東海王越事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　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慕容氏卒妃聰敏多智沈厚善決斷初什翼犍遣衞辰兄悉勿祈還部落妃戒之曰汝還必深防衞辰衞辰姦猾其心險難與用事不早預防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衞辰所殺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務桓又

朝貢於趙趙以務桓爲平北將軍左賢王 趙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此遼東郡之西安平也四年華以青州之衆戍海島蓋自彼襲之燕王皝以慕容恪爲渡遼將軍鎮平郭自慕容翰慕容仁之後諸將無能繼者及恪至平郭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麗兵高句麗畏之不敢入境 十二月興平康伯陸玩薨玩字士瑤曄之弟也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又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及拜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閒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玩笑曰戢卿良箴玩歷官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

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慕其德宇

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嘏還自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眾矣

詔旌表東陽孝子許孜門閭復其子孫孜字季義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每一悲號鳥獸翔集植列松柏亙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

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虎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作冢埋於隧側虎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孜乃立宅冢次蒸蒸朝夕奉亡如存鳥雉棲其梁檐虎鹿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捕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至是太守張虞上其事故旌之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晉紀十七 起戊戌八年盡穆帝永和三年凡十六年

顯宗成皇帝下

咸康八年 趙石虎建武八年漢李壽漢興五年代什翼犍建國五年 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天文志作乙未今從帝紀房長歷 乙丑大赦　豫州刺史庾懌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二月懌飲鴆而卒　三月初以武悼后配食武帝廟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

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書武成曰駿奔走注云駿大也言皆奔走也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闢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襃姒之亂國語曰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子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襃襃人有獄而以女入于幽王王嬖是女而生伯服是爲襃姒欲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卒以成申侯西戎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讓避之道皆所不敢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翼乃止　夏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殿門盤旋走出逐而追之莫知所在　己

卯帝不豫六月庚寅疾篤或詐為尚書符敕宮門無得內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為他人所間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為嗣并以奕繼琅邪哀王壬辰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癸巳帝崩年二十二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嘗欲于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而止　甲午琅邪王岳即皇帝位大赦　己亥封成帝子丕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

帝亮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帝于興平陵

帝徙行送喪至閶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既葬帝臨軒庾冰何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己未以充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　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慕容廆先居北河之青山後徙棘城今自棘城徙都龍城杜佑曰營州柳城郡古之孤竹國也春秋爲山戎肥子二國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遂遷都龍城　赦其境內建威將軍翰言于皝曰宇文强盛日久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逸豆歸逐乙得歸見九十五卷咸和八年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强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闞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

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反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無反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將擊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其北道平闊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高句麗王居丸都別遣偏師從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十一月皝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慕容翰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高句麗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五萬拒北道自帥羸兵以備南道慕容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左常侍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不

可以不報今日臣死日也獨與數騎先犯高句麗陳所嚮摧陷高句麗陳動大衆因而乘之高句麗兵大敗左長史韓壽斬高句麗將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騎走輕車將軍慕輿埿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皝將還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從之發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收其府庫累世之寶虜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丸都而還　十二月壬子立妃褚氏爲皇后徵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尚書裒自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　趙王

虎作臺觀四十餘所于鄴又營洛陽長安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河南四州洛豫徐兗也幷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爲征東之計皆三五發卒三丁發二五丁發三也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邱人李宏貝邱縣自漢以來屬清河郡北齊併入清河縣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爲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于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

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沈約志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故謂之五兵欲求媚於宣說之曰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雖為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秦公韜燕公斌義陽公鑒樂平公苞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于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東南漢濟南郡有東平陵縣晉省後復置除平字漢屬齊郡隋屬齊州今全節縣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自經于道樹者相望是時趙地妖怪尤多上黨孟門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武

郝遂雄虎變爲雌産一猨子郝噉虎殺之後三日猨子亦死石然於蔡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長十餘步廣二尺餘　是歲餘不亭侯孔愉卒愉字敬康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時同郡有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號爲會稽三康嘗避亂新安山中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舍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及參元帝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侯後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死不歸葬乃不過其家及平蘇峻之亂而嶠有重功愉乃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丞相導委任趙胤將以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其守正

如此尋出爲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故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康皇帝 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邪王諡法温柔好樂曰康 在位二年改元一

癸卯 建元元年 趙石虎建武九年漢李壽漢興六年代什翼犍建國六年 春二月高句麗王釗遣其弟稱臣入朝於燕貢珍異以千數燕王皝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爲質 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爲皝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 公主明帝女 姿貌甚偉面

有七星豪爽有風概與殷浩劉惔少相親昵數相與談不如二人甚漏乃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豪亦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宏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漢獻帝初平二年分烏傷立長山縣屬會稽郡吳分屬東陽郡隋改長山爲金華縣今屬婺州）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何羨之子也翼請浩爲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

簡可然乎浩猶不起其父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存疑容字考之晉史皆是雍字然下文云亦不稍以此寥蕭之又云豈以小小計之皆是容之之意恐溫公改雍爲容必有所本故不敢改百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偃蹇豪強常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爲餘姚長半年而爲官出豪強所藏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復何異邪遐簡之

子也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惟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承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荊州四郡南陽新野襄陽南鄉也前趣丹水丹水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桓溫爲前鋒都督假節帥衆入臨淮考異曰帝紀溫入臨淮下云庾翼爲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按翼傳翼先表移鎮安陸至夏口上表云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夏口始請從鎮襄陽始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故知不在此月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爲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遣皝世子儁帥前軍師將軍評等擊代考異曰後魏序紀八月慕容元眞遣使請薦女無用兵事今從燕書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所

見而避　漢主壽卒（年四十四）謚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　趙太子宣擊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　宇文逸豆歸執段遼弟蘭送於趙并獻駿馬萬匹趙王虎命蘭帥所從鮮卑五千人屯令支　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安陸縣自漢以來屬江夏郡晉爲安州治所）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眾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倍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豫州四郡宣城歷陽廬江安豐也）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

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爲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爲衞將軍領中書令　冬十一月己巳大赦

甲辰建元二年趙石虎建武十年漢李勢太和元年代什翼犍建國七年　春正月趙王虎享羣臣於太武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之南馬道者築道可以馳馬往來　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于虎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　三月趙王虎遣使徵天水楊軻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疏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至是虎備元纁束帛安車徵之不應詔舁往視亦高臥不起迫之乃發既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于永昌乙第時有道

進者佛圖澄弟子也學通內外爲虎所重虎謂進曰楊輌者朕之民也而不恭王命一至於此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未能令木石屈膝何可容匹夫長傲邪進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周黨管甯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二主四君共嘉其節豈可令趙史獨無隱遯之傳乎虎悅即遣輌還其所止輌在永昌虎欲觀其眞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輌蕭然不顧又盡遣其弟子而使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輌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瞋目不荅鋪發被露其形大笑之輌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是咸以爲焦先之徒未能量其淺深也　漢主勢改元太和尊母閻氏爲皇太后立妻李氏爲皇后

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南羅城名大城大也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我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旁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

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萬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與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幷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甘松在灕源之東突門嶺之北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爲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

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壹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永和二年九月殺翰燕書翰傳翰書蹄騎為流矢所中病臥歲餘不出入後漸差試馬按自討宇文後翰未嘗預戰自建元二年正月至永和二年九月已踰年矣三十國春秋恐誤今從載記翰傳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驍多權略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所在征伐屢立戰功威聲大振遠近憚之尤善撫接親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焉　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　夏四月涼州將張瓘敗趙將王擢于三交城三交城在朔方之西宋白曰三交土堡在嵐州東北七十五里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

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熒惑守房心王者惡之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謹視熒惑所在宜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爲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見上卷成帝咸康六年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　趙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克而還　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脩之譴以七曜所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考之房六度太心三度太五星入之久而不去謂之守時趙太史以爲熒惑守房漢太史以爲熒惑守心是則躔度之難知也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以爲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　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於

丹水為熊所敗翼貶宣為建威將軍宣慚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宣為人謹篤素能得衆心而又明於大義故去就不苟翼以長子方之為義成太守沈約曰義成郡晉孝武立治襄陽五代志曰襄陽郡數城縣舊曰義城置義成郡又按晉書桓宣傳陶侃使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則此郡立于成帝中興矣城當作成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梁州刺史戍西城西城縣時屬魏興郡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為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兗州刺史鎮金城金城在江乘之蒲州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帝從之九月丙申立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於式乾殿年二十三初帝之立也改元建元或謂庾冰曰郭璞讖曰立始之際丘山頹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者上諱也此號不可用冰為之矍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

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己亥何充以遺旨奉太子即位大赦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爲皇太后時帝方二歲太后臨朝稱制何充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充以左將軍褚裒太后之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乃以裒爲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揚州之二郡晉陵義興也）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覿則嚴父從之初袁喬與褚裒友善及太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皇子近屬猶有厭讓之禮況策名人臣而敢媟慢人主之父乎平素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懽隨時事而

替故友之好請於此辭但染絲之變墨翟致懷歧路之感揚朱興歎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為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為大嗚呼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執筆惆悵不能自勝論者以為得禮　冬十月乙丑葬康帝於崇平陵　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　十一月庚辰卒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冰為庾氏之寶蘇峻之平冰勳為多而自以雖發由兄誓不受封雖恩詔累申而辭之愈堅卒年四十九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虨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未展命也如何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庾翼以家國情事謂以兄弟之情則當赴冰之喪以國事則當治

兵以圖收復　翟子方之爲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寶之子也翼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趙王虎作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中濟胥靈故鄴之廩延也城下有延津又西爲靈昌津石勒攻劉曜途出于此以河冰泮爲神靈之助號是處爲靈昌津大河深廣故下石爲中濟兩岸繫巨絚以維船然後可以立橋如河陽桁渠津橋之中潬是也采石採取石也石下輒隨流而去用功五百餘萬而橋不成虎怒斬匠而罷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諡法中情見貌曰穆　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永和十二

月
年
五

乙巳永和元年趙石虎建武十一年燕慕容皝十二年始異稱正月涼張駿李勢太和二年代什翼犍建國八年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　趙義陽公

塞鎮關中役煩賦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趙王虎虎徵塞還鄴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幷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數千里爲獵場陽都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晉屬琅邪國賢曰陽都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南又曰在承縣南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强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荆

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補註龍騰者虎所募壯士拜爲龍騰中郎者也　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十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上書諫以爲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華夷之民萬里輻湊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十倍於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強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何在哉如此則戎旗南指之日民誰不簞食

堤渠以逆王師石虎誰與處矣川瀆溝渠有廢塞者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游食數萬何以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拔俊之路皆當歸之於農殿下聖德寬明博察芻蕘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以言事忤旨主者處以大辟殿下雖恕其死猶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是猶適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輒劾諫士己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皝乃下令稱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可悉罷苑囿以給民之無田者實貧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並依魏晉舊法溝瀆各有益者令以時修治今戎事方興勳伐既多官未可減俟

中原平蕩徐更議之工商學生皆當裁擇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廢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其賜錢五萬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皝雖好文學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　詔徵衛將軍褚裒欲以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夏四月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嘗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居常以沛國劉惔王濛及潁川韓伯為談客既居

政府又辟郗超爲撫軍掾謝萬爲從事中郎惔字眞長少淸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昱使殷浩難之不能屈昱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惔至辭甚簡至然理遂屈濛字仲祖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及長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事諸母甚謹䘵祿貧薄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于色不脩小潔而以淸約見稱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劉惔常稱濛性至通

而自然有節濛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之稱風流者舉惔濛爲宗後疾篤于燈下展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及殯惔以犀柄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韓伯字康伯年數歲時值天大寒母殷氏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褌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旣著襦下亦當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我皆百之矣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義理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其母亦高明有行嘗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吾若不隱此

汝何以得見古物超鑒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愔儉默沖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其初見昱時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與昱共談移日乃出時又有許詢者風情簡素尤善清言劉惔嘗云清風朗月輒思元度詢字元度詢嘗詣昱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詢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昱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元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燕有黑龍白龍見於龍山龍山在龍城之東交首游戲解角而去燕王皝親祀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居新宮曰和龍

六月癸亥地震

都亭肅侯庾翼疽發於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

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翼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稚恭爲荒年穀文康亮謚稚恭翼字也翼既卒部將干瓚等作亂殺冠軍將軍曹據朱燾與安西長史江虨建武司馬毛穆之穆之字憲祖小字虎生名犯王靖后諱故以字行字後又以桓溫母諱憲乃更稱小字將軍袁眞共誅之虨統之子也　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趙趙王虎使永屯壽春　庾翼既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强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陸抗遜之子語見八十卷武帝泰始十年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

勿憂丹楊尹劉惔每奇溫才嘗稱之曰眼如紫石棱鬚作蝟毛磔
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
不可使居形勢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
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
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庾方之
徙方之爰之於豫章桓溫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
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溫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
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
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
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廣

爲臨邛侯廣自殺恩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恩明有智略敢諫諍馬嘗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冬十月燕王皝使慕容恪攻高句麗拔南蘇（南蘇城在南陝之東唐平高麗置南蘇州）置戍而還　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刺史分興晉郡等八郡爲河州以甯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爲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武城

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東武城縣屬清河郡唐屬貝州）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爲禁尉（禁尉者言尉職所以禁止姦邪也）迫脅小民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

燕王皝以爲古者諸侯卽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燕自是不復稟命于晉矣）　趙王虎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爲取燕之計燕王皝以慕容霸爲平狄將軍戍徒河恒畏之不敢犯

丙午　永和二年（趙石虎建武十二年燕慕容皝十三年漢李勢嘉寧元年代什翼犍建國九年）春正月丙寅大赦　己卯都鄉文穆公何充卒充字次道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籍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

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充卽導王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王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導繕揚州廨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立朝相業爲時所重然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至於親友貧乏無所贍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時郗愔與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充能飲雖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及居相位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強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

初夫餘居于鹿山夫餘在元菟北千餘里鹿山蓋直其地杜佑曰夫餘國有印文曰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其國在長城之北去元菟千里南與高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為百濟所侵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後漸盛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隋史云百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為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其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之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設備燕王皝遣世子儁帥慕容軍慕容恪慕輿根三將軍萬七千騎襲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冒矢石摧鋒而進所向輒潰遂拔夫餘虜其王元及部落五萬餘口而還皝以元為鎮軍將軍妻以女　二月癸丑以左光祿大夫蔡

謨領司徒與會稽王昱同輔政　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爲尚書令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雖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于世分正足以衞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及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母馬氏爲王太后駿字公庭幼而奇偉

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性又
貪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不充者籍頃田宅以償之及嗣位爲
操改節延納讜謀西域長史李柏請討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
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以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
孟明竟以減罪論因下令國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
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今法令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
今蕭牆之難不宜內參宿衛耳當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
軍黃斌獨以爲不可駿屏几改容曰微黃君吾不聞過於坐擢爲
敦煌太守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假百姓秋
成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稅之於人解扁莅東
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

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喻也駿納之于是刑清國富羣心咸悅　趙中黃門趙生惡尚書朱軌會久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誣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御海內也傾宮瑤臺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盤于田游耽于女色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作獵車千乘環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萬餘口以實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

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張駿置五屯護軍武街其一也在隴西水經注曰狄道縣西南有武街城晉志惠帝分隴西之狄道縣又立武街縣屬焉徙七千餘戶於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武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水經注廣武城在枝陽縣西五代志武威郡允吾縣後魏置曰廣武劉昫曰唐蘭州廣武縣漢枝陽縣地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循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

董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董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爾雅翼博之采有梟博兼行惡道故以梟爲采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董華封艾爲福祿伯福祿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宋白曰肅州福祿縣周隋爲樂涫縣武德改爲福祿取漢舊名也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不降伏劍而死秋又攻大夏大夏縣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郡後又分置大夏郡水經注大夏縣故城在枹罕縣西南北臨洮水對晌曰河州大夏縣漢古縣也取縣西大夏水以名之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戍都尉敦煌宋矩矩曰爲人臣功既不成惟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冬十月地震　漢太保李弈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弈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

其欲皆遺勢大赦境內改元嘉甯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竝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獠西南夷名北史曰獠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散居山谷種類甚多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入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

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袁喬瓌之子也瓌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康三年

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四郡涪陵巴東巴西巴郡也　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丹陽尹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惔尹丹陽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繇之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做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

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未幾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惔嘗與王濛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惔辭焉濛曰聊以充虛何苦辭之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於西北其長竟天

丁未永和三年 趙石虎建武十三年燕慕容皝十四年代什翼犍建國十年是歲漢亡 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 青衣縣漢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漢嘉蜀立爲漢嘉郡 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將之 昝音簪上聲 自山

陽趣合水（山陽之地蓋在岷江之北峨眉山之陽水經注江水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沬水從西南來合注之所謂合水當是此地）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碕曲岸也渡在唐嘉州犍爲縣界其地在州東南○碕音奇）三月溫至彭模（彭模即漢犍爲郡武陽縣之彭亡聚也岑彭死處水經注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平模去成都二百里在今眉州彭山縣）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軍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昝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

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眾自潰勢悉
眾出戰于成都之笮橋水經注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
護戰死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
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
無復鬭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
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
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
蜀人悅之先是勢未亡時頻有怪異宮人張氏有怡容勢寵之一
夕化為大斑理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
復有鄧美人勢亦寵之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寵姬釆幾而死成都
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

足而動搖不能言於是果亡溫既平蜀集僚佐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溫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於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王大將軍者王敦也　日南太守夏侯覽貪縱侵刻胡商又科調船材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恚憤林邑王文攻陷日南將士死者五六千殺覽以尸祭天檄交州刺史朱蕃請以郡北橫山為界橫山在日南郡北界文既去蕃使督護劉雄戍日南　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眾各萬餘桓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溫命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初溫在蜀納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及歸常置別室南

康公主初不知也既而聞之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于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猶憐況老奴乎遂善遇之 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夏四月地震 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 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常據從悛言固守大城（改正甯戎校尉常據通鑑原文作張璩此從晉書張重華傳而書之也然按十六國春秋常據傳則此處之從張悛言守大城者及孝武帝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帥衆三萬軍洪池者卽此常據一人也今通鑑于此處則書張璩于太元元年天錫所遣征東將軍則又書常據似分張璩常據爲二人矣今從十六國春秋俱改作常據）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地突者鑿地道突出於城中）城中禦之秋

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斬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甯爲征西將軍帥幷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軺音遙）戴白帢（帢音恰）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令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甯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甯王擢略

地晉興廣武武街至於曲柳（曲柳地名在洪池嶺北）張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鎭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衞將軍遐爲軍正將軍（古有軍正黄帝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蓋軍中執法者也張氏遂以爲將軍之號）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甯於沙阜甯退屯金城　六月辛酉大赦　先是詔徵前東陽太守阮裕爲光祿大夫瑯邪王師久之不起御史大夫周閔奏裕違詔累載請禁錮終身詔特原之裕以德業知名嘗爲王敦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暢以酒廢職敦謂裕非實才徒有虛譽乃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貴之裕家居會稽剡山徵辟皆不就有肥遯之志或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不驚寵辱雖古之

沈冥何以過之時謂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逸少者王羲之字眞長者劉惔字仲祖者王濛字）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思曠裕字也）裕嘗云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時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秋七月林邑復陷日南殺督護劉雄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之子賁爲帝而奉之以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　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長最地名在金城河北）　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

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鳥十捔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遐討叛虜斯骨眞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趙王虎貪而無厭既已擁十州之地（幽并冀司豫兖青徐雍秦十州）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邯鄲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發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

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袤數十里附錄異名果奇花于內有西王母棗九月生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句鼻桃重二斤半李有冬花春熟者安石榴有大如碗而不酸者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群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獵芝蓋芝蓋者蓋為瑞芝之形大朝會列於殿庭揚州獻黃鵠鶵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於元武池俄化為龜九月地震天裂雨血於鄴城廣十餘里虎命太子宣出祈福於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所舍輒列人為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

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雀臨觀歡笑而止或獸有逃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飢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韜繼出自并州至於秦雍亦如之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帥衆七千降於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于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弈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褒

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晉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便爲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殺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自稱益州牧遂取巴西通於漢中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七終